



尤薩 · 評論  
Llona  
Illosa

## 政治的頭，文學的手， 拉美的心，歐美的腦

尤薩在「城市」與「狗」間的追尋與抗衡 ◉ 張淑英

二〇〇七年瑞典皇家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有文章論述提到，這個獎頒予一九六〇年代就已經寫出經典作、名聞遐邇且備受肯定的萊辛，顯見諾貝爾文學獎「時間上的錯亂」。事實上，與其說是時空錯亂，不如說那個年代的作家筆力過勁，創作的厚度與深度是爾後新世代作家尚難望其項背，或還需下功夫多琢磨苦練，始能有等同成就。由此反觀西班牙文壇，拉丁美洲文學正也反映出類似的現象。近十七年來，繼一九九〇的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得獎後，一直名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而且呼聲甚高的西語作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 1936-）也是才華洋溢、一九六〇年代便名揚利歐的小說家。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贏得一九六三年西班牙出版社為繁榮拉丁美洲文學市場的「圖書文學獎」和「文學評論獎」，開啟所謂「爆炸時期」（boom）的書市榮景；緊接著一九六五年的《青樓》（*La casa verde*）和一九六九年的《大教堂裡的對話》（《酒吧夜話》）皆是拉丁美洲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經典小說，也奠定尤薩後續迄今四十餘年的創作風格。因此，若尤薩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也不是「時空錯亂」，我們應該說文壇和榮譽獎項並無規律，但有其定律——好作家好作品不因時空或得獎與否而使其評價錯亂。

最近一次近距離看到尤薩是二〇〇三年參與墨西哥筆會，彼時他除了以前筆會會長身分蒞臨之外，也為《天堂在另一個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巡迴打書，我們贈送他該年筆會的特輯，裡面有他年輕時與殷張蘭熙女士和其他文友的合照。尤薩從一九九〇年秘魯總統大選失利後

2008年·1月號·065

再度活躍文壇各項活動與勤於筆耕，言談之間或是書寫的字裡行間都可以窺見他重回文學懷抱的理想和某種企盼。

張愛玲曾說：「成名要趁早」，尤薩在一九六〇年代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作家群中就是年輕、成名甚早的新銳，如今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生命歲月當中的起伏動盪和學思歷程，都可以從他的十八部長篇小說和眾多的政論、時事論述中（例如三大綱的時事論壇《不畏險阻》〔*Contra viento y marea*〕）按圖索驥看到他的政治和文學生命。

回顧尤薩這一生，該是像葛魯達一樣，儘管政治熱情熊熊燃燒，那留給讀者的是嘔心瀝血的驚悚（翻譯）文字。尤薩除了文學創作，是拉美最勤於寫政論和散論的評論家，也是少數高學歷的博士作家。他是一個「看軍事的眼，政治的頭，文學的手，拉美成長的心」歐美讚頌的體知識分子。長期以來，他對歐美國家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觀察，以及對拉丁美洲尊頤桎梏、社會緩慢停滯的反思，在在反映在他寫作的筆觸上，深刻感受到在兩種不同價值體系的世界裡拔河抗衡的矛盾與失落。因此，軍事政治議題可說貫穿了他全部的小說，尤其對秘魯政黨政治發展的憂心，社會腐敗與暴力問題、游擊隊時時制嚇的恐怖行動等等；或是城鄉差異、族群身分認同的問題，秘魯海岸與後山地理區域造成的文明與傳統、進步與落後的不均衡發展……等問題，輪迴似地在他的作品裡浮现。

我們可將尤薩的作品區分為幾個主題或類型，例如，早期得獎作《城市與狗》，或是稍後與晚期的《龐達雷翁上尉與勞軍女郎》（*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誰殺了莫雷諾？》（*¿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安地斯山歷險》（*Lituma en los Andes*），這些是屬於批判秘魯軍事體系壓抑的小說。《青樓》與《安地斯山歷險》披露科學與迷信、傳統野蠻與現代暴力對峙的矛盾與衝突，藉著地理區域內陸封閉與外海發展的分隔，透視秘魯的古今文化，凸顯迄今尚未妥善解決的社會衝擊與變遷。

此外，美國知名學者卜倫（Harold Bloom）給予極高評價的《世界末日之戰》，描寫巴西因宗教組織和信仰而衍生政治叛變的闖蕩內戰。類似馬奎斯《獨裁者的秋天》的寡頭獨裁政權，則有《大教堂裡的對話》和《奇波的歡宴》（*La fiesta del Chivo*）。前者影射秘魯獨裁者歐德里亞（Manuel Apolinario Odria），後者指涉兩位多明尼加的領導者杜魯西優（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和巴拉格爾（Joaquín Balaguer）。對政治領導人的批判尤薩尤其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也因此，字裡行間筆觸「硬度」較高，有耐心漫淫拉美政治變革和繁複歷史的讀者，才可能在尤薩作品中進行馬拉松閱讀。

尤薩作品中比較軟性或是愛情故事較強的小說應屬《愛情萬歲》（*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和《天堂在另一個街角》；或是比較傾向情色小說的題材，

《繼母頌》（*Elogio de la madrastra*）和續曲《李哥貝多的札記》（*Los cuadernos de don Rigoberto*），以及近作《淘氣壞女孩》。《愛情萬歲》和《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的寫作架構相同，以偶數單數篇章交錯把檯主角故事；《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和《淘氣壞女孩》的故事較類似：在故鄉失落，往他鄉追夢，繼而烏托邦幻滅，再重新思索回歸本源的悲情與覺醒。

依循尤薩這些作品的題材和故事看來，我們也可以回歸本源，從他六〇年代首部代表作《城市與狗》來看他後續創作的脈絡、文思和架構。《城市與狗》以尤薩擅長的平行架構（尤薩常以「連通器」〔*vasos comunicantes*〕之名稱之，或有以「套盒術」結構主義等詞延稱呼），交錯把檯框架內外的情節，這個技巧成為他後來許多作品的創作基礎。小說敘述利馬「萊昂西歐·普拉多」（Leónicio Prado）軍官學校裡長官欺凌士兵的威權、老兵欺侮新兵的壓抑、士兵同儕間因反抗威權或是利害關係，彼此或同舟共濟、或忘恩負義、或欺上瞞下，或忍辱負重……的各種行徑。在嚴厲軍事體系下，尤薩將忠誠與背叛這個二元對立的人性，透過一些枝微末節的生活瑣事放大展現。「萊昂西歐·普拉多」軍官學校於一九四四年成立，是為了紀念秘魯英雄海軍「萊昂西歐·普拉多」（Leónicio Prado Gutiérrez, 1853-1883）於太平洋戰爭中遭智利軍方槍決，慨然犧牲的事蹟。這所極具正面紀念意義的學校，在不同的因素下，負面的劣習與弊病讓尤薩透過小說向讀者揭示。

軍官學校裡由坎伯亞中校帶領的士兵隊，每天動作最慢的三名必受處罰。上課也有扣成績或是打屁股的懲罰方式，大部分都寧願選擇體罰。最後一年，一群平常違規受罰、喝酒鬧事或叛逆性強的成員組成小團體，訂定團體的宗旨是「叢林法則」——先發制人，咬人才不會被咬。有天小團體派人破窗去偷化學考試的試題不慎被發現，長官規定週末全部不准休假，直到找到作弊竊賊為止。小集團成員彼此要求「肝膽相照」抵死不說，但其中一位膽小、笨拙被稱為「奴隸」的黎卡多，為了出去見他心儀的女孩，便向長官舉發是「山地人」卡瓦所為，結果卡瓦被學校驅逐。不久，在一次槍擊演習中，黎卡多不幸意外身亡。黎卡多的朋友「詩人」阿貝多懷疑是集團首領「黑豹」（編按：聯經版譯作「非洲豹」）所為，但是學校上級規定全部封口以維護校譽。「黑豹」則是因為組成小團體，自成首領這個原因被關到牢裡，他向坎伯亞中校承認是他殺死黎卡多，但中校覺得於事無補，要他記取教訓，好好行事做人。中校也因違反上級指示離開服務的軍校。阿貝多離開學校後準備去美國，與「黑豹」意外再遇，往事不勝歎歎。

學校內的故事以坎伯亞中校和士兵們的互動為主軸，校外則分別敘述這些士兵的家庭背景，每人進入軍校就讀的因素，和週末休假在外交女友或是嫖妓的生活。士兵間也會有為了休假而偷竊他人休假日的行徑；也有因為愛上

同一個女孩而有重色輕友、醜陋大發的情形（例如黎卡多和阿貝多同時喜歡德雷莎）。軍官學校框架內外所呈現的人性、道德、品味、處事原則都因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和人為操縱而扭曲變形。

《城市與狗》英譯本將它翻成《英雄歲月》（*The Time of the Hero*），乍看可能讓讀者誤以為是電影《軍官與紳士》那種友誼、愛情、和立志／勵志的溫馨故事（雖然兩者不乏軍事題材類似的情節），但熟悉尤薩的寫作風格，必然會對這樣的小說書名探奇，而這部作品也由秘魯知名導演龍巴迪（F.J. Lombardi）於一九八五年拍成電影。「城市」和「狗」作為創作的方法和符號時，有它的隱喻和指涉意義。「城市」是一個地理區域，是「萊昂西歐·普拉多」這所軍官學校，也是首都利馬這個城市。「狗」是指新兵入學，學長老兵們整新人，製造事端挑撥離間，讓他們彼此失和猜忌，相互鬥毆，就像群狗打架、狗咬狗一嘴毛一樣。「黑豹」是同情口中的「有膽量、有種」，敢犯上的勇士，因此他自認不是「狗」，是「豹」。尤薩從軍事學院看首都，從軍事紀律和士兵看城市人民這個權力的金字塔。這個城市有山地人、有奴隸、有黑豹、有皮鞭，同樣也有溫柔的女人、有母愛、有詩人，尤薩試圖以逼真貼切的文字去描寫軍人的性格和用詞，這方面敘述相當「狗味」。從秘魯到西班牙，從歸籍西班牙到定居英國，從作家到總統候選人，從候選人再回歸小說家，迄今尤薩仍在城市跟狗間抗衡，追尋祖國的理想國。✿

張淑英／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學士、碩士，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譯有《帶底以上的風景》（中時出版）、《金魔王國》（台灣）、《解剖勝與性慾帶》、《立卡利亞城》、《杜拉特家族》、《魯佛》等。近來專事西班牙文學與電影的研究。



(左圖)《城市與狗》  
雷永銳譯  
繁體中文版預定於2008年11月  
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右圖)《天堂在另一個街角》  
雷永銳譯  
繁體中文版預定於2008年4、5月  
由聯經出版社出版